

# 川剧《夕照祁山》以艺术视角折射“守巢老人”的孤独内涵探究

田振晓 钟磊<sup>通讯作者</sup>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四川省遂宁市，629000；

**摘要：**在魏明伦川剧《夕照祁山》的苍凉余韵中，诸葛亮“知天易，逆天难”的喟叹不仅构成历史人物的暮年独白，更在情感结构上生成跨时空的“孤独原型”，与当代乡村“守巢老人”精神境遇形成具有互文性的镜像关系：两者均处于社会结构转型的断裂处，其孤独并非单纯的情感匮乏，而是历史主体性与现实结构性力量相互撕扯后的存在性孤独。从戏剧艺术维度观之，这种跨时空的孤独共振，其深层价值在于当舞台上的诸葛亮最终“死而不用”，这一戏剧化定格恰恰呼应观众在剧场中体验到的审美痛感——现实中“异托邦”式的“守巢老人”空间，能从戏剧艺术角度为破解“现代性乡愁”提供从审美认知到社会实践的转化路径。

**关键词：**魏明伦；《夕照祁山》；戏剧视角；孤独；守巢老人

**DOI：**10.64216/3080-1516.25.06.029

魏明伦的川剧作品《夕照祁山》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的经典之作。该剧以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与大将魏延的故事为蓝本，将诸葛亮拉下神坛，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凡人”而非“神人”的最具人性化的诸葛亮，从独特的切点展现了诸葛亮在暮年的孤独与挣扎。这种孤独感，不仅源自于个人命运的无奈，更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在当代社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农村地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守巢老人”，他们面临着与诸葛亮类似的孤独困境。戏曲剧本是感性的产物，也是理性的产物，准确说是感性与理性相融合的产物<sup>[1]</sup>。本文通过戏剧视角，理性探讨川剧《夕照祁山》如何映照出当代农村老人的孤独影像，并分析这种孤独感的成因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 1 川剧《夕照祁山》的创作背景与文化内涵

魏明伦的剧作《夕照祁山》创作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文化变革，传统的戏剧形式和主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独特的视角正审视传统戏剧成为历史之盼，剧作《夕照祁山》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应运而生，诸葛亮在史传与演义中是人神参半的智者、贤者、圣者。到了魏明伦笔下，诸葛亮的渺小与他的伟大同时存在：他既愚忠又狭隘。这个戏昭告世人：诸葛亮的历史局限性和个性局限性决定了他兼具正剧、喜剧与悲剧色彩的一生<sup>[1]</sup>。

《夕照祁山》不仅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而且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通过隐喻、闪回等叙事技巧，对悲剧人

物形象和人物关系进行细致刻画，不仅丰富了剧情的层次和细节，还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内涵，加深了冲突的戏剧效果。

## 2 川剧《夕照祁山》中诸葛亮的孤独元素呈现

魏明伦的作品之所以具有发人深省的审美效果，呼唤人物感性回归是其中重要原因<sup>[2]</sup>。在《夕照祁山》中，魏明伦通过细腻的笔触，向世人展示诸葛亮也是常人的感性一面，深刻地刻画了诸葛亮的孤独形象。诸葛亮作为蜀汉的丞相，肩负着国家的重任，然而在六出祁山的过程中，他逐渐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和挑战。剧中，诸葛亮不仅要面对魏延的误解和猜疑，还要承受着自身身体的衰弱和生命的终结。这种孤独感，源自于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与现实的无奈妥协之间的矛盾。魏明伦在剧中巧妙地运用了隐喻和象征手法，使剧情内涵更加丰富和深刻。例如，剧名“夕照祁山”本身就暗喻着剧中人物的命运。此外，剧中多次出现的“车马并用”也大有深意。一方面，“车马”如魏延所言“祁山如车，子午道如马”，希望诸葛亮采纳其兵分两路之策；另一方面，“车”即诸葛亮，“马”即魏延。四平八稳的“四驱车”，象征性格从容沉稳的诸葛亮；而灵活应变的虬龙烈马，则象征性格直率勇猛的魏延。诸葛亮和魏延在性格上的鲜明差异，是导致悲剧结局的悲剧因素，也是孤独的深渊。（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诸葛亮一生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六出祁山，百折不挠。然而，最为欣赏他的刘备早已离他而去，白帝托孤与他，蜀汉建国的功勋们大多也已离世，人才凋零，他只能孤身一人面对群雄割据的中原。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让他在

追求理想的道路上倍感孤独。他明知北伐之路艰难险阻，却仍要一次次出征，这种孤独是无人能理解其抱负的孤独。（二）人际关系的隔阂。一是与魏延的悲剧冲突：诸葛亮因生性谨慎，不肯轻易采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计，且在杨仪的挑拨下，认定魏延有反骨，设计欲烧死他。尽管他内心矛盾痛苦，明知魏延功勋卓著，却仍要为了所谓的“蜀汉大局”除掉他。这种对魏延的猜忌与误解，以及最终的决绝，让他在人际关系中陷入孤独。他无法与魏延坦诚相待，彼此之间的信任与理解被猜忌与防备所取代，最终导致了“卧龙烈马双悲剧”。二是与同僚的难以沟通：在剧中，诸葛亮身边缺乏真正能理解他、与他推心置腹交流的人。他只能将自己对北伐的真实想法和对局势的深刻洞察深埋心底，这种无法与人沟通交流的孤独，让他在朝堂之上也倍感孤立无援。（三）自我认知的挣扎。诸葛亮在剧中多次反思自己的决策和行为，他在弥留之际进入梦境，已故妻子阿丑来送别，劝诫他收回对魏延的秘杀令，这反映出他内心对自己决策的怀疑与挣扎，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对魏延的猜忌可能是错误的，但为时已晚。这种对自己认知的不断质疑和反思，让他在自我认知的道路上也倍感孤独，他无法确定自己的决策是否正确，只能在内心的挣扎中度过余生。（四）命运的无奈。剧名“夕照祁山”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深意的隐喻，生动描绘了一幅残阳如血、夕照祁山的凄凉画卷，暗喻着剧中人物的命运。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却最终病困五丈原，出祁山之愿终未了。这种对命运的无奈，让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难以摆脱孤独的阴影。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理想破灭，却无力回天，这种对命运的无力感和无奈，让他在生命的尽头也倍感孤独。

### 3 当代农村“守巢老人”的孤独现状与成因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逐渐外流涌入城市，留守农村的“守巢老人”越来越多。这些老人由于子女长期在外打工，缺乏陪伴和照顾，面临着孤独、寂寞、经济困难、健康问题等诸多挑战。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调查，截至202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10亿，占总人口比重达22.0%，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20亿，占总人口比重达15.6%，中国已正式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农村的老龄化问题远比城市更加严重，空巢老人的精神世界变得空虚，这种孤独感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也对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了挑战。“守巢老人”所经历的孤独感，是由多方面因素交织而成的复杂情绪体验，这种孤独感主要源自以下方面：（一）家庭结构

变化带来的代际沟通障碍。在传统的家庭模式中，老人往往能够得到子女的悉心照料和陪伴，家庭是他们情感寄托的重要港湾。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逐渐瓦解。越来越多的子女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和发展机会，不得不离开家乡外出打工。子女长期在外打工，与老人的相处时间大幅减少，许多老人渴望与子女分享生活中的点滴，摄像头成为异地家庭进行远距离看护的关键媒介物<sup>[3]</sup>。这种沟通方式的局限性，使得老人的情感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他们常常感到被忽视和遗忘，孤独感因此加重。家庭功能的弱化，老人失去了主要的情感支持，孤独感由此而生。（二）社会支持不足。在农村地区，养老服务和社会支持体系的建设相对滞后，难以满足老人的实际需求。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养老设施匮乏，缺乏专业的养老机构和完善的社区服务网络。许多老人无法享受到基本的养老服务，如日间照料、康复护理等。同时，农村地区的社会资源也相对有限，无法为老人提供足够的生活保障和精神慰藉，这使得他们在面对生活的种种困难时，往往只能依靠自己，孤独感也因此加剧。（三）经济压力。经济状况是影响老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许多农村老人的收入来源十分有限，主要依靠微薄的老年保障金和农田收入来维持基本生活。这些收入往往难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尤其是在面对疾病和意外时，经济压力会变得尤为沉重。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老人难以享受到高质量的养老服务，这不仅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品质，也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孤独感。（四）健康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老人的健康状况普遍呈现下降趋势。各种慢性疾病和老年病逐渐显现，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然而，由于农村地区医疗资源的短缺，许多老人无法及时获得专业的医疗保健和照顾。一些老人甚至因为交通不便或经济困难，而放弃就医。健康问题的长期积累和得不到有效解决，使得老人的生活质量大幅下降，孤独感也愈发强烈。（五）心理需求缺失。精神文化生活是人们情感寄托的重要方式，但农村老人在这方面却显得尤为匮乏。由于农村地区缺乏丰富的社交和娱乐活动，老人的日常生活往往单调乏味。他们很少有机会参与文化活动、与同龄人交流互动，甚至没有足够的机会倾诉自己的内心感受。这种心理需求的长期缺失，使得老人的精神世界变得空虚，孤独感也不断累积。

### 4 从戏剧视角看《夕照祁山》中诸葛亮与当代农村“守巢老人”孤独的共通性

#### 4.1 情感艺术上的共鸣

戏曲现代性与人性复合性这两个看似无关的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更表现在包括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在内的所有现代戏曲作品的创作过程中<sup>[4]</sup>。魏明伦的《夕照祁山》中的孤独感与当代农村“守巢老人”的孤独感在情感上有着深刻的共鸣。这种共鸣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他们所面临的相似人性情感困境:缺乏陪伴、内心孤独、对未来感到迷茫。这种情感上的契合,使得《夕照祁山》不仅是一部精彩的历史剧,更是一部能够反映当代社会现实问题的现代剧。

诸葛亮的孤独感源于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与现实的无奈妥协之间的矛盾。在剧中,诸葛亮一生致力于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这一伟大的事业。然而,现实却总是不尽如人意。他面对的不仅是强大的对手,更有内部的纷争与矛盾。他的理想在现实中屡屡受挫,最终只能无奈地接受“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结局。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让他的内心充满了孤独与无奈。他渴望得到理解与支持,但现实中却鲜有人能真正理解他的苦衷与抱负。他的孤独,是一种英雄的孤独,是一种理想主义者在面对现实困境时的无奈与挣扎。同样,当代农村老人也面临着类似的孤独感。他们的孤独源于对家庭的渴望与现实的孤独之间的矛盾。在传统的家庭观念中,老人总是期望能够与子女朝夕相处,享受天伦之乐。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子女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不得不离开家乡外出打工,留下老人独自守家。这种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得老人失去了主要的情感支持。他们渴望陪伴,但现实中却只能面对空荡荡的房屋和无尽的寂寞。他们的孤独,是一种亲情的孤独,是一种在家庭功能弱化后,内心对陪伴的渴望与现实的无奈之间的矛盾。这种情感上的共鸣,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相似性,更是一种深刻的人性体验。无论是诸葛亮还是当代农村老人,他们都面临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诸葛亮的理想是“兴复汉室”,而农村老人的理想则是“家庭团圆”。然而,现实却总是不尽如人意。诸葛亮在剧中多次感叹“天不助我”,这种无奈与挣扎,与农村老人面对子女外出打工、家庭空巢时的无奈与挣扎何其相似。他们都渴望得到理解与支持,但现实中却只能独自面对内心的孤独与迷茫。

在《夕照祁山》中,诸葛亮的孤独感还体现在他对未来的迷茫。他虽然有着坚定的理想,但在现实的压力下,不得不一次次地妥协。他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否能够实现,也不知道自己的努力是否能够得到回报。这种对未来的迷茫,让他在孤独中更加感到无助。同样,当

代农村老人也面临着对未来的迷茫。他们不知道子女何时能够回家,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得到足够的陪伴与照顾。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但同时也充满了不确定与迷茫。人遭到他不应当遭受的厄运”,引起了人们的怜悯和悲哀之情。正是在这些地方,《夕照祁山》剧中诸葛亮的悲剧形象能够赋予今天人们以较多的思考<sup>[5]</sup>。通过诸葛亮的故事,表达了一种英雄的孤独与无奈,同时也看到了当代农村老人所面临的亲情孤独与迷茫。通过这部剧让观众深刻地感受到,无论是古代的英雄,还是当代的老人,他们都有着相似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上的共鸣,可以让观众更加关注当代农村老人的孤独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或许无法改变社会的发展趋势,无法让所有的子女都留在家乡陪伴老人,但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缓解老人的孤独感。比如,加强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体系,为老人提供更多的陪伴与照顾;丰富农村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社交和娱乐活动;加强代际沟通,让老人能够感受到子女的关爱与牵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缓解农村老人的孤独感,让他们在晚年能够感受到更多的温暖与幸福。

#### 4.2 剧情与社会背景的相似

从社会背景来看,《夕照祁山》所反映的三国时期的社会动荡与当代农村社会的变迁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性不仅体现在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上,还体现在人们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和面临的挑战上。正是这种社会背景的相似性,使得《夕照祁山》中的孤独感在当代社会中找到了强烈的共鸣,也让该剧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在三国时期,战争频繁,政权更迭不断,社会处于长期的动荡之中。这种动荡使得人们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百姓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家庭被拆散,社会秩序被打破。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不仅要面对生存的困境,还要承受心灵的孤独与无助。以诸葛亮为例,他身处乱世,肩负着兴复汉室的重任,却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困境。他的孤独并非单纯来自个人命运的坎坷,更源于那个时代社会的动荡不安。他的理想与抱负在战争与政治的漩涡中显得如此渺小,而他内心的孤独与无奈也成为了那个时代无数人共同的情感写照。而当代农村社会,虽然没有战争的硝烟,但却面临着另一种形式的“动荡”——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随着工业信息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冲击。许多农村老人失去了子女的陪伴,独自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得农村老人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

他们不仅要应对经济上的压力，还要面对健康问题和精神孤独的困境。与三国时期的人们一样，当代农村老人也处于一种社会转型的“乱世”之中，他们的孤独感并非孤立现象，而是社会变迁的必然产物。

这种社会背景的相似性，使得《夕照祁山》中的孤独感在当代社会找到了共鸣。剧中诸葛亮的孤独并非仅仅是历史人物的个人情感，它所反映的是一种在社会动荡中个体的无力感和对未来的迷茫，这种情感在当代农村社会中同样存在，农村老人面对社会结构的变化，感到迷茫和无助，他们的孤独并非仅仅源于家庭的分离，更源于社会转型带来的心理落差和精神空虚。他们渴望陪伴，却只能面对空巢的现实；他们渴望理解，却往往被忽视；他们渴望社会的关怀，却难以得到足够的支持。《夕照祁山》通过历史的镜头，展现了社会动荡中个体的孤独与挣扎，这种情感在当代农村社会中依然存在。这种相似性不仅让观众在观看剧集时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也促使他们反思当代社会中的问题。社会的快速发展不应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农村老人的孤独问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解决，让他们在社会变迁中感受到温暖和关怀。这种社会背景的相似性，使得该剧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要关注那些被时代浪潮抛下的群体，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和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转型中实现和谐与进步，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 4.3 戏剧元素的象征意义

《夕照祁山》通过丰富的戏剧元素，巧妙地运用象征手法增强了对孤独感的深刻呈现。这些戏剧元素包括舞台布景、音乐、灯光等，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艺术空间，让观众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诸葛亮内心的孤独，进而引发对人性和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舞台布景在剧中起到了重要的象征作用。《夕照祁山》的舞台设计呈现出一种空旷的背景，这种设计并非偶然，而是为了象征诸葛亮内心的孤独与无助。舞台上大面积的空白，仿佛是一个无尽的虚空，象征着诸葛亮在乱世中所面临的孤立无援。他虽然手握重权，却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挣扎，内心的孤独无人能解。这种空旷的背景，让观众在视觉上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孤独感，仿佛诸葛亮被整个世界遗忘了。同时，舞台上的道具也极为简洁，往往只有一张案几、一把羽扇，这些简单的元素进一步强化了孤独的氛围，让观众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在诸葛亮的内心世界。灯光的运用同样充满了象征意义。在剧中，灯光呈现出昏暗的色调，这种昏暗并非是为了营造视觉上的美感，而是为了象征诸葛亮内心的迷茫与无

助。昏暗的灯光仿佛是诸葛亮心中的那一抹微弱的希望之光，随时都有可能熄灭。尤其是在诸葛亮独自沉思的场景中，昏暗的灯光聚焦在他身上，周围的黑暗仿佛是无尽的困境，将他紧紧包围。这种灯光的运用，不仅增强了戏剧的张力，也让观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诸葛亮内心的孤独与挣扎。剧中那悠扬而凄凉的音乐，如同诸葛亮内心的独白，进一步烘托了孤独的氛围。音乐的旋律简单而重复，却充满了哀怨与无奈，仿佛是诸葛亮在乱世中发出的叹息。这种音乐的运用，不仅增强了戏剧的情感表达，也让观众在听觉上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孤独感。音乐与舞台布景、灯光相互配合，构建了一个全方位的孤独空间，让观众仿佛置身于诸葛亮的内心世界。通过这些象征性的戏剧元素，观众不仅能够感受到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更能从中看到人性的共通之处，以及社会动荡对个体的影响。

在当代农村，类似的象征元素也随处可见，它们同样反映了社会变迁中个体的孤独与无助。例如，空旷的乡村道路上，偶尔能看到一位老人孤独地行走。这条道路曾经是村民们来往交流的纽带，如今却因青壮年外流而变得冷清。空旷的道路象征着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反映了老人内心的孤独。他们失去了子女的陪伴，只能独自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破旧的房屋也是农村孤独现状的重要象征。这些房屋见证了农村的变迁，如今却因无人居住而显得破败不堪。它们不仅是农村社会变迁的见证者，更是老人孤独生活的背景。这些破旧的房屋，如同老人的心境，充满了岁月的痕迹和生活的无奈。孤独的老人身影更是农村孤独现状的直观体现。他们或在门前的石凳上发呆，或在田间地头劳作，身影显得格外孤单。这些老人的身影，如同《夕照祁山》中舞台上孤独的诸葛亮，成为了农村社会变迁中被忽视的群体。他们渴望陪伴，却只能面对空巢的现实；他们渴望理解，却往往被社会遗忘。

《夕照祁山》通过戏剧元素的象征手法，成功地将历史人物的孤独感传递给了观众，而当代农村的象征元素则让观众看到了现实社会中的孤独问题。这种跨越时空的共鸣，让观众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当代老人，他们的孤独都源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个体的孤立无援。通过关注这些象征元素，不仅能够感受到人性的共通之处，更能从中汲取力量，去关注那些被时代遗忘的群体。

#### 4.4 孤独感的舞台表现形式

在《夕照祁山》中，诸葛亮的孤独感主要通过独白、内心挣扎以及与外界的矛盾冲突来展现。剧中多次出现

诸葛亮的独白场景，这些独白不仅是他情感的宣泄，更是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矛盾的深刻表达。例如，他在剧中多次提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但同时也感叹“天不助我”，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让他的内心充满了迷茫与无助。他的独白中既有对未来的执着追求，又有对命运的无奈叹息，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深刻地展现了他内心的孤独。此外，诸葛亮的孤独感还体现在他与外界的矛盾冲突中。他身处乱世，肩负着兴复汉室的重任，但面对的却是内忧外患的困境。他不仅要应对强大的对手，还要面对内部的纷争与误解。他的理想在现实中屡屡受挫，却无人能真正理解他的苦衷。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让他在孤独中更加感到无助。剧中对诸葛亮孤独感的表现，不仅局限于他的个人命运，更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诸葛亮的孤独感并非孤立现象，而是那个时代无数人共同的情感写照。他的孤独，是一种英雄的孤独，是一种理想主义者在乱世中的无奈与挣扎。

“守巢老人”的孤独感表现形式同样多种多样，孤独感成为他们生活中难以回避的现实。首先，缺乏陪伴和交流是农村老人孤独感的主要表现形式。子女长期在外，老人的日常生活变得单调而乏味。他们的心事无人倾诉，只能独自承受。许多老人表示，他们最渴望的就是与子女的交流，但现实中却只能通过电话或偶尔的视频通话来维持联系。这种沟通方式的局限性，使得老人的情感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孤独感也因此加剧。其次，农村老人的孤独感还体现在他们的心理健康上。长期的孤独生活容易导致心理问题的出现，如抑郁、焦虑等。许多老人因为缺乏陪伴和交流，逐渐变得沉默寡言，甚至对生活失去了信心。这种心理状态不仅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也对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了挑战。此外，农村老人的孤独感还体现在他们对未来的迷茫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健康状况逐渐下降，但子女的长期缺席让他们对未来感到不安。他们不知道自己在生病时能否得到及时的照顾，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安享晚年。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孤独感。

尽管《夕照祁山》中的诸葛亮和当代农村老人处于不同的时空背景，但他们的孤独感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性不仅体现在孤独感的表现形式上，更体现在孤独感的根源上。无论是诸葛亮还是农村老人，他

们的孤独都源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个体的孤立无援。诸葛亮的孤独源于乱世中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而农村老人的孤独则源于社会转型中家庭功能的弱化和情感支持的缺失。两者都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落差，都渴望得到理解与支持，却在现实中感到无助与迷茫。这种孤独感的共性，让人们对人性的脆弱和情感需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 5 结语

《夕照祁山》所建构的“存在性孤独”是一种可迁移的阐释框架，旨在以戏剧美学的“异托邦”效应为中介，把舞台上“死而不用”的象征性死亡转化为现实语境中对“守巢老人”社会可见性的再生产；通过戏剧化的揭示历史叙事与当代经验在孤独维度上的同构性，指向一条由审美认知——伦理反思——政策实践的递阶路径，从戏剧艺术视角在“现代性乡愁”结构化困境中，为农村老龄群体主体性重建提供可操作的学理方案。

## 参考文献

- [1]魏明伦戏曲文本系统的内在张力. 廖全京. 戏剧文学, 2024(07)
- [2]魏明伦剧作现代性表现及成因论析. 钟媛媛, 刘叙武. 戏剧文学, 2019(07)
- [3]维系“家长权威”: 空巢老人对智能摄像头的媒介使用与认知. 徐天博. 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 2024, 48(06)
- [4]关注生活链中人的自我冲突 戏曲现代性和人性复合性琐议. 廖全京. 中国戏剧, 2024(05)
- [5]有救的暗示之辽远——论《夕照祁山》及诸葛亮形象的悲剧性意蕴. 李远强. 四川戏剧, 2012(04)
- [6]英雄的咏叹 人性的拷问——略说《三国演义》与川剧《夕照祁山》里的诸葛亮. 苏婷. 文史杂志, 2021(03)

作者简介: 田振晓,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副研究员。

通讯作者: 钟磊,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本文为: 2025年遂宁市哲社科学规划项目: 遂宁“音文体+旅游”产业多元融合发展机制研究(编号: SN25YB017)和遂宁高校助力区域音乐艺术产业发展研究(编号: SN25YB046)的研究成果。